



桂勝第十六卷

灘江 陽江 南溪 彈九溪

朝宗渠附



桂川曰灘與湘同源出興安陽海山至縣之
北醜為二流灘則經靈渠南出繚繞桂城東
北城之西南帶以陽江從灘山下入於灘水
波寬廣為桂金湯之固岸旁數山或扼其衝
或遮其去故間有亂石及沙潭處清淺為灘
湛碧為潭餘雖深至一二丈其下石雜五色

草蕪諸種所有游魚羣嬉水面間沒葉底停
橈少選種狀可盡別以此水最清洞澈無翳
飛雲過鳥景不能遁南中人士自袞襖之外
良辰吉日浮舟宴集乃其故俗觀宋之間三
月三日詩自唐為然矣至宋諸公或有乘月
汎游播之歌詠良以清景娛人且無風濤之
惡故也諸樓亭堂館並水為勝其詩及文隨
各水後附焉

桑欽水經云灘水亦出陽海山

酈道元水經注云灘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
源也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
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灘名
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
分流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灘水者也

詩

唐宋之間桂州三月三日其篇末云

始安繁華舊風俗帳飲傾城沸江曲主人絲
管清且悲客子肝腸斷還續荔浦蘅臯萬里

餘洛陽音信絕能踈故園今日應愁思曲水
何能更祓除作伴誰憐合浦葉思歸豈食桂
江魚不求漢使金囊贈願得佳人錦字書
張九齡巡按自灘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
水寧有惜況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竒峯岌
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
目因詭容逆心與清暉滌紛吾謬執簡行郡
將移檄即事聊獨歡素懷豈兼適悠悠詠靡
監庶以窮日夕

宋李昇之夜遊灘江上 灘山開遍四時花
遊覽都忘屐齒賒風景雖宜秋向老關山無
柰客思家漏傳樓上三通鼓水落灘頭幾尺
沙京國未歸鄉信斷陣鴻何處貼雲斜
章峴和 自笑無錢對菊花天寒欲冷慢令
賒枕柳葉暗臨江圃茉莉香來釀酒家月霧
空濛螢照水霜風蕭瑟鷺眠沙歸尋獨秀山
前路城角參橫斗柄斜
灘經城東樓冠其上唐曰東樓

文

唐于邵九日陪廉使盧端公宴東樓序

國家以桂林重鎮吳越襟帶有郡縣可以綱紀有蠻夷可以羈縻朔南聲教蓋以此始皇上繼承大位之明年啓謨羣后載命連率是以范陽盧公自京而來條察二十八州諸軍事千里之地遂無外虞三軍之士皆務前敵然後賞必勞罰必害官不易法府無留事封畧既靜公堂自閑况重陽美景得不為樂大

合賓佐高張郡樓紅塵發地青山坳牧連天漲海來接蒼梧憑高而翠靄轉微送遠而白雁看沒泛椒菊而筭爵顧絲桐而間奏賓醉月上主待露晞想彭澤之獨遊悵馬臺之陳迹今日之會何其盛與余負累謫居卒起庭府黜叅佐之體陪上罇之娛韓灰已然鄒谷自煖奉命為序冠於羣篇辭之所難敢謝不敏請分賦五韻書諸即事云

東樓之北有樓曰逍遙亦下枕灘

宋之問登逍遙樓詩 逍遙樓上望鄉關
綠水泓澄雲霧間
北去衡陽二千里
無因鴈足繫書還

宋改逍遙曰湘南

李彥弼湘南樓記 上登位之明年有詔經
畧安撫程公進直龍圖閣所以獎忠勤勵勲
闕也公自以遠守藩城獲膺嘉命德上之賜
頓首感榮惟是庶幾夙夜恪恭厥職而公於
府事無問巨細咸與區處邊陲晏休鈴齋多

暇顧無足以攄曾懷者而公默恢遠慮謂桂
西南會府為襟帶海用兵遣將之區然自
皇祐中儂賊噬邊始大城桂故其隍池樓櫓
之列有瓌鴻侈麗之勢閱歲滋久城東之門
欹頽腐撓公乃因舊基而鼎新之興於建中
靖國之秋成於崇寧初元之夏下拔峻壙上
聳麗譙霍若雲興峩而山峙驤簷牙以掛斗
傍崇欄楯以躍林杪頽湖丹綺與朝日爭輝
高牖踈櫺與游氛襲氣觀者忡愕謂是功不

木册
卷十一
三百七十九
訾矣工既落成文武賓士咸列在席公舉觴
屬廬陵李彥弼曰茲樓揭孽輪函壓百雉之
紆徐爽豁空濛睇千里之超忽平開七星之
秀峯旁塞八桂之遠嶺前橫灘江之風漪後
踴官府之雲屋疊衆皴以蕩漾環羣山而孤
騫若神騰而鬼趨若波駭而龍驚茲亦勝槩
之絕倫者矣昔之賦客詩人咸指桂林為湘
水之南嘗試以湘南命焉子其為我摘藻而
碑之惠茲樓為不朽可乎彥弼敬復公曰昔

李太白人中仙才而以不識韓荊州為羞韓
退之天下文伯而以不到滕王閣為恨蓋慨
夫心賞之難遭也今僕之來藉碧幢之餘蔭
踵珠履之後塵時為高明之游寫凡襟而寓
遙矚閱飛動而接混茫慘豪振英與山川淑
氣相為友朋斯豈尋常之遇哉夫氣象之優
嘉此亦造物之所深惜也然其有所謂神龍
之洞淵真仙之寓宅名山巨川往往於此遐
州眇邑之陋幽林哀壑之荒軌跡不得而經

者此亦物象之不幸也今湘南之景駿騁雄
張環轉城郭而雲烟之變化風月之朝昏千
態萬狀惟公以一樓臨之倚檻轉瞬之頃盡
得於眉睫之間則雖使造物欲韜光匿竒秘
藏而惜之烏可得哉公識量虛明禮賢揚善
英俊之士翔集府下號為冠蓋之盛則公之
睠睠於茲樓豈造物者特所以露怪變之豪
而侑觴詠之樂哉因復系之以辭辭曰偉桂
林之通都兮邈三湘之嶺南控蠻陬而轄海

疆兮儼帥居之潭潭誦昌黎之高篇兮江山
羅帶而玉簪繫御命而來游兮若仙登而鸞
駟邁我聖朝之天覆兮鳥奔猱訾而亂戡戢
戈甲而蠲氛埃兮曾弗勞於韜鈴嘉龍閣之
程公兮擁藩旄而咲談疊清威而抗稜兮洗
蠻饕而律貪浹五春於藩宣兮承皇流而布
澤涵奢樓觀以壯厥武兮屹飛甍之耽耽壓
城椒而四瞰兮籠景象而錯參搏翠壁而攬
秀色兮駭造化之剡鏡馭蒼螭而駕青蚪兮

木勝
卷一
一
瞰層穹而仰巉穴來風而巖隱龍兮悚靈窟
之空嵌羗連拳而蔽虧兮憑七星而倚神擔
墉峻脚以挿訾洲兮匣清漪於土函捫大虛
而梯天兮超恍忽於囂凡雅風餐而雲卧兮
灑蠖蠓於拱簷羅賓尊而虹吞兮醺簪裾而
醉酣仰我公之興復不淺兮躡風御而薄冰
蟾愧無倚馬之仙標兮為我公翻墨海而搜
潛排閭闔而掀滯淫兮剖鬱紆於前瞻雖越
吟楚奏而忘異鄉兮仲宣依劉而知恬寄窮

通於塵垢之外兮探虛無曠莫於周眇嗟景
物之戀賢牧兮遑恤主人之留淹望堯雲於
慶霄兮接何時而晝三冀我公之橫槩兮拱
凝旒於邃巖風流千載茲樓兮桂人志德以
無厭

唐人從城東至北建有三亭亭皆據灘其一
為東山亭

風土記云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
接最近子城

一為拜表亭

風土記云北接碧濤南連望月東俯長河西
隣雉堞前政山北盧尚書匡建置

一為碧濤亭

風土記云大中初前韋舍人瓘初造在子城
東北隅十餘步接連逍遙樓前近大江館宇
宏麗制作精緻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後有去
思館舊名青桂館前政吏部張侍郎鶯除替
飾裝於此遂改為去思館韋舍人年十九入

闕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左拾
遺於時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相為長安令
二十八度候謁不蒙一見後任廉察桂林裁
半歲而馬相執大政尋追懷舊事非時除賓
客分司悵望留詩於碧濤亭

唐韋瓘 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為心素所
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閎閎高理人
雖切才常短薄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
川上大干江路任風濤

曹鄴碧潯宴上有懷知己 荻花蘆葉滿溪
流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
恩重獨生愁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
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
灘所挾諸水陽江為大其在郭西領杉木諸
塘水匯為澄潭歷西南文昌三石梁東出灘
山與灘合對岸即城宋於城下構亭曰陽亭
宋張栻仲春過陽亭 亭古危臨岸林幽巧
近城烟容隨雨住花片著溪清春事已如許

客懷誰與傾亭前幾株樹滿意欲敷榮

灘南流至鬪鷄山南溪之水自西南來出山
陰入灘從水口上泝白龍劉仙登岸徑便白
龍洞前將軍橋下水中有泉甘冽宜茗稍東
為金蓮港每夏秋間其花盛發搖漾水面鬱
若金粲亦臨汎佳處

唐李渤留別南溪 常嘆春泉去不回我今
此去更難來欲知別後留情處手種巖花次

第開

木勝
卷十六
彈丸溪上接圓通灣水下合流小支流經七星龍隱至穿山下所出水口當闔鷄亦注於灘

訾家洲起灘水中近城東隅唐元和中裴中丞行立初建亭閣於其上

風土記云訾家洲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訾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

唐楊尚書宴遊詩 桂林雲物盡漫漫雨裏

花開雨裏殘惟有今朝好風景櫻桃含咲柳眉攢

從事陸弘休 新春蕊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遊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鶯聲暗逐歌聲豔花態還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酌酊任他龜鶴與蜉蝣

歐陽賓 舊業分明桂水頭人歸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人有釣舟
宋張孝祥 一雨便清涼風回百草香雲山

米家畫水竹輞川庄僧賦蠲新帖墻榛斬舊
行歸韉乘晚霽空翠滿輕裝

唐柳宗元上裴中丞撰訾家洲記啓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
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
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
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
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
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簿又

見踈蕪之累憊期廢事尤所戰慄謹脩撰記
上獻退自跼躅不知所裁無任墮越惶恐之
至

宗元訾家洲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

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
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奔竒
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惟是得之桂州
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畧之左曰灘水
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

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昨移於間壤伐惡木荆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

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云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溪出風榭於篁中書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遊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

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闐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辨口矣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朝宗渠宋人於城北當道穿渠使其流東接灘江西入西湖達於陽江用補形勝之所不及張仲宇盛事記云王公祖道洳子癸之流以注辛戌環城有水如血脉之榮一身遂聞之朝故大觀二年准勅著令壅隔新洳者以盜決黃汴二河隄防法坐之其年桂士得舉者衆范公成大又復脩之具勸駕詩序中方公信孺至又為繕築然今湮塞已盡土人至以朦朧橋呼之近歲於橋旁掘得石記其文

曰
嘉定 年 月提舉河渠公務方信孺脩復
古渠築渠閘二石堰一靈溪之水大至畧城
而西達於陽江董事者昭州立山縣尉丁似
雄邊軍統轄孫恢迄工六旬糜費萬錢因採
范石湖詩以朝宗名且志於石

嘉平月 日

西清寶賢其壕水春夏之交齋淪山麓崖花
水藻叢發清綺隔水百十家隱見木末後負

連山前則萬荷遞映鼓棹而遊不減若耶之
勝

隱山之下故有蒙溪引溪為湖遂成巨浸名

曰西湖今悉為田僅餘一綫水出注陽江

外諸水此其大經乃城中則有三塘水一

曰陽橋一曰西湖一曰揭帝宋於揭帝旁大

與浚築有八桂堂泛淶閣熙春臺今並廢其

地在東北隅起伏波竟北門足稱長廣顧居

者環繞而塘身無幾且各有所主者不若陽

橋東西薄城中帶麗雉有紆餘婉委之態西
湖在郡廨西名與隱山湖同不知所起然亦
不及陽橋大氏城內之水具是矣

宋李彥弼八桂堂記 湘水之南粵壤之西

人為桂林秦以郡置唐以管分遙制海疆旁
控蠻窟宿兵授帥衿喉二十有六州巍然為
會府蓋承聖宋之御圖也堯仁舜恩覆被無
外黠獠効順師徒弗勤而邊境自拓斯民樂
其業而安其生喜見太平官府故桂邦之俗

歲時載榼提醪口簫腰鼓以遊遨燕賞為事
然而郡山蜿蟺環轄郭郭幽巖邃壑窮攔密
檻多栖於烟嵐風磴之外不足以容邦人車
蓋之盛輿情患之龍圖閣鄱陽程公自紹聖
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矣公淵淪胸襟恬
澹壇宇闔開權謀不運聲氣而威揚澤霑瘴
塵消廓卧鼓邊亭於是裘輕帶緩時為逍遙
遊因欲以豁邦人鬱紆之情乃度州治東北
隅有隙野焉蘭皋蕪原陂陀軒霍萬景獻秀

可以圃而堂之爾乃薙莽斲榛掃除猩獠鼯
鼯所以嗥風嘯雨之區而為穹臺曲榭崢嶸
環麗之觀獨秀屹其孤伏波喋其偉前繚以
平湖為菰蒲菡萏之境中闢以廣庭為車騎
樂舞之場右峙迎曦以賓朝暎左開待月以
呼夕魄山川滿目桃李成蹊鋪遲日以采繁
激光風而轉蕙而對植丹桂為蒼蒼之林散
蟾窟之天馨飄薄於几席之間是為八桂堂
也輪吸清漪筒漉迅注泛蘭舟而載雕觴環

嘉賓而筭醇醪是為流桂泉也鑿方沼而鑿
中洲叩淺欄而數遊鱗脩然有濠上之趣不
減惠莊之真是為知魚閣也因岡為臺憑高
徙倚蘸波影於簷楹漱灘聲於眉宇而峻以
青瓊盪空而嬉士女喧咽心醉物華不知珥
墮而簪遺是為熙春臺也公乘休暇則驅貔
貅抗幢旆引賢士大夫而來遊相與傲清晝
擷芳鮮酌桂漿之金波浮先春之玉乳投驍
壺而敲芳枰西晷頽心鳴珂而歸夾道之人

中公高致邈在物表。公雍容燕行坐鎮數
十里於樽俎之上。若將與民相忘者。雖山季
倫之醉習池。羊叔子之登峴山。風流之敏妙
僚侶之英華。未足多謝彥弼。乃招稠人而語
之曰。爾知公之所以遊乎。夫君子長者之於
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後同其樂者。蓋數炊
秤爨。足以已享。而不足以享人。此小知之士
所以長見。咲於大方之家。公之帥往也。明政
事。鍊甲兵。銷患未萌。而人無駭與之變。此先

同其憂也。公之闢圃也。敞扉通途。無隔塞之
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樂也。惟憂
樂與斯人共之。是為公所以建八桂之意。與
於是衆口嗟咨。感公盛德。謂山石可泐。川湍
可涸。斯堂之景。豈有既乎。雖然。景則無時。而
盡公則有時。而去一日。歸拜明光。密侍嚴凝。
則吾人思公之心。亦豈有既乎。願得公之文
紀。無既之景。無既之思。僕曰。公手植八
桂於心之砌。異時。仁朝。爾邦之人。擁翠

幹而培深根徘徊於濃陰之下想風采
而泳芙蓉馨期為勿剪之千齡則是真甘棠之
思也顧吾之文亦何與哉謹記

離山人曰桂以山聞山以巖洞得稱秀絕微
池不但氣之盤鬱無所宣洩而山亦
偏枯何所麗以增其清韻也且城據之以為
險人因之以為利其北走洞庭南出番禺城
下輕齊重裝水道是繇即軍國所須豈不取
濟瀰之功用大矣哉又不特增諸山之美已

也漢書郡國志注及酈道元水經注指瀰所
出昭矣宋人又從而為之說至以瀰為上為
先以瀰為下為後又謂湘瀰為名是取類也
是所假也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何其騁辯不
要一至也 不惟其文猥冗而於義亦無

方以為證心竊非之故無取

符風土記於桂諸山多所發明
下駁八言焉按鄭弘開渠之謬是
軍器則失考史記所云故

為之下屬將軍出零陵下
助戎余亦不之錄世固不乏
者故詳探往錄著考見同異如此

桂勝第十六卷



